

家 庭 與 婚 姻

東 方 文 庫 第 二 十 九 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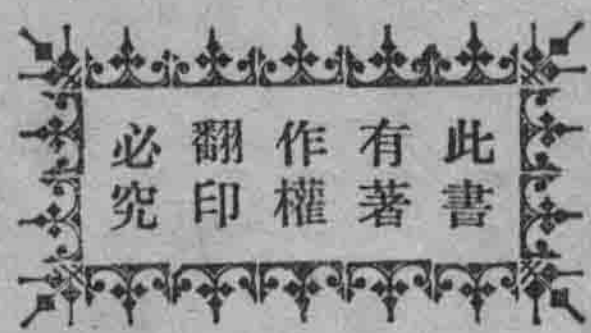
印
書
館
發
行

家庭與婚姻

東方雜誌二十
週年紀念刊物

Home and Marriage
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


回(東方文庫)家庭與婚姻一册
(每册定價大洋壹角)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

-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
-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
-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
-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
-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
-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

目次

未來社會之家庭 ····· 一

學生婚姻問題之研究 ····· 二三

未來社會之家庭

俄國 Alexandra Kollontay 著
沈雁冰 譯

一 家庭與工錢勞動 (Wage-Labor) 的婦女

共產社會中應該維持家庭的存在麼？共產社會中的家庭和現在的家庭一樣麼？這是一個窘迫勞動階級婦女的問題，也是男人們所很爲注意的問題。近來這個問題更擾亂勞動婦女的心理，但我們却不必大驚小怪：人類生活，當我們的眼前刻刻變換；從前的習慣和風俗，漸漸兒不見；平民家庭的全體，已改組得新奇古怪，出於預料之外。更有一樁使現今的婦女聽了要發怔的事，便是在蘇維埃俄羅

斯中，離婚的容易。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國民委員會的布告看來，離婚已經不是一樁花錢的事，僅僅貴人做得到；勞動婦女欲脫離蠻橫的酗酒丈夫，不必苦延幾月至幾年去等候判離書，只消一禮拜或二禮拜的時期，離婚便成了。但是這等輕易的離婚法，一方是結婚後沒幸福的婦人的希望，一方也使其他婦人吃驚，像那一向認丈夫是『靠山』或『終身之托』的婦人尤甚；他們尚不知道婦人們必得養成一種習慣，可以到處找個依托 (support)；不是在男人堆中找，却是在一個社會中找，一個國家中找。

現在我們不必隱起真情不講了：在從前的正式家庭中，男人掌管一切，女人無一事得管，——因為伊沒有自己的意志，沒有自己的錢，也沒有自己的時間。——

這等的家庭，經過一天一天的修改，到現在幾乎成爲過去的了。但我們不應該爲了這等情形發憂。我們因為錯誤或無知識的緣故，往往信凡百事物自變，我們周圍的事物可以不變。諺云：一向是如此的，故將常常如此，這句話實在不通！我們只

消一看過去的人民是怎樣生活的，就曉得一切事物是板定要變的了，(subject to change) 沒有什麼固定不可變的風俗，政治組織，和道德。家庭在人類生活的萬變的反響中，常常也要變形式；從前有過的家庭，和我們現在習見的家庭，大不相同了。從前有一時，只認母系制的家庭 (generic family) 是家庭的正當形式；母系制的家庭，是一個老母親做家長，而子女，孫子女，曾孫子女圍繞著的。更有一個時候，是認父系制的家庭 (patriarchal family) 爲正當的；父系制家庭，是父親做家長，他的意志 (will) 便是一家人的法律；這種家庭，現在還可以在俄國的農村中找到。在此等處的家庭法律和道德，已經不是城市工人們的家庭法律和道德了；鄉下人行用的風俗，仍有許多不是城市的下級社會人家所有的。大凡家庭的形式以及風俗，每因人種之不同而有些變更。例如土耳其，阿剌伯，波斯等民族的男人，法律許他們可有多妻。從前有些部落，——現在還有，並且容忍與上述條文相反的法律，就是許一個女子可有多夫。現在通行的道德，許男子求貞潔

的女子爲妻，女子在正式結婚之前保其貞潔；但曾有些部落的女子，反以多『情人』（非正式結婚而遂行性交的男或女）自驕，在手腕腳踝帶了圈子，記出所有情人的數目的……這種使人驚訝的事實，在我們看去，或要算他不道德，而在他民族視之，則爲神聖，反以我們的風俗和法律爲有罪呢。

是故吾人正無庸懼怕家庭形式的暗中遷變，已往的痕跡的漸漸消滅，以及現正有新關係引入男女的中間等等事實。我們只要問：『在我們的家庭制度內，什麼是要變成死的了？在男工人和女工人，男農人和女農人中間的關係，什麼是他們對待的權利和義務，可以最適合和諧於新俄羅斯（即我們現在蘇維埃俄羅斯，亦即勞工的俄羅斯）的生活條件呢？』凡是和這新條件相合的，都該維持；其餘一切老朽無用的廢物，凡是爲地主和資本家因統治便利而設立的特質遺傳給我們的，統統應該掃在一邊，和專圖私利的階級，及平民的仇敵，一齊掃去。

現在的家庭，也是古代遺傳物的一種。就從前而論，那種硬性，有團結，而難分解

的家庭，確是一家人所共需要的。設使沒有家庭，那撫養衣食，教訓小孩子的事誰去做呢？那時要算沒有父母的孩子最命苦了。我們現在習見的家庭，都是丈夫一個人去賺錢，養活全家。妻的分內事，是管理家務，撫育小孩，這些事是妻所懂得的。但此種家庭的形式，一世紀以來，暗中不絕的毀壞，至今已難站住；凡在資本家佔優勢的地方，工廠數目驟增的地方，以及有他項需用勞工的企業的地方，概是如此。家庭的習慣和道德，是跟着周圍生活的情形同時移轉的。那根本的使家庭道德被改變的，一定是女工（Wage Labor of Women）按此處女工譯名之意是專指離家到廠工作的計薪的女工）的盛行。從前大家都以為只是男人是贍養全家的。但近今五六十年來，我們見俄國地方的『資本軍』強迫婦女們離了家庭，離了家去求有酬報的工作了。（在別國，此情形之發生，尙早於俄）男人賺下的錢，不設一家的化用，為妻的不得不離家找工做；為母的也不得不來叩工廠事務室的門了。一年一年過去，那離開家庭加入勞工階級的婦女，因為要擴充工作

的勢力圈，便也打出工廠範圍，加入各種日工之內，如商店的賣貨人，辦公處的助手，洗衣，傭僕等，也一天一天的增加了。據大戰未發時的計算，歐美各國自食其力的婦女，綜計有六十兆人。戰爭時其數更增。此類婦女，大半是已嫁的；她們的家庭生活是那樣的，我們很容易想得到——她們的家庭生活，是爲妻的（爲母的）每日要出外做八點鐘的工，連來回路上的時候計算，每日足有十小時！因此，她們的家，不得不忽視了；她們的孩兒，不得不聽其自然，終日逛在街上冒險，照顧不到了。爲妻的，爲母的，又是做工的，她們的心血要分做三處用：一是用在工作時間做工，和她丈夫一樣，在工廠或在商場；二是用在管理家內縫洗烹飪的家務上；三是照顧孩兒們。所以資本主義已把極重的擔子擱在婦女的肩上，要壓死她們了！既使婦女們成了賺錢的勞工，又不曾減少了她們爲妻的爲母的職務。我們已經見得婦女被這三重的，不能忍受的重擔壓住了，被壓而至聲嘶力竭的痛呼了，不止一次吊眼淚了。任勞任苦，本已是婦女們注定的命；但婦女們之命苦，沒有比那些現

在資本家鎖鑰以下的勞工婦女們再苦些的了；可是世界的工業，却正在方興未艾的時期呀！

是故女工愈多，家庭制度愈壞。爲夫的和爲妻的終日做工，不見面，這還算什麼家庭生活呀！甚至爲妻的想爲子女們預備一頓精美的飯食也沒有工夫呀！爲父的與爲母的在一週時中，有大半工夫不在家，做苦工，甚至不能和子女們團聚幾分鐘，這又算是什麼家庭生活呀！這簡直和從前大不相同呀；從前爲母的是一家之主母，留守家中，管家中的事和撫養孩兒們，母親的一雙眼，是時時刻刻注在孩兒們身上的；——現在呢，在絕清早聽得工廠汽管放汽的聲音，女工便趕去上工，到晚又是一聲汽管叫，女工們才急急趕回家做全家的晚飯以及其餘最重累的家務；於是略一睡眠，便又起來做第二天的事了。這種已嫁的女工的生活，簡直就是工廠生活！在這種情形下，無怪家庭關係天天變鬆，而家庭自身，更加崩解了。然則從前是什麼東西把家庭做得那麼強有力呢？第一，因爲是只靠爲夫的即

爲父的負擔一個家庭；第二，家庭這東西，是全家人人所必需；第三，兒童是由父母撫養長成的。這三者中就剩到現在的是什麼呢？爲夫的已經不是惟一負擔家用的人了。他的妻進了工廠，已經能和丈夫一樣賺錢，分擔家用了。伊已經能自食其力，而且也常常幫伊的丈夫和孩子們。惟有撫育兒童一事，尚須待家庭去做。我們且看在這關係上頭，家庭到底要得要不得。

二 家務非必要了

從前曾有一時，婦女們的一生，全都在家庭中過去；凡是貧苦人家，不論城居鄉居，都是如此的。這些婦女，家門以外的事，一概不知，而且也不欲知。他們藏在家內，有各種事需做，這樣就度過了日子，這些事都是極必要而有用的，不但對於一家有益，對於全國也是有益的。現今女工以及農家婦女所做的事，舊時的婦女統統做了去：伊治餐洗衣，收拾房子，做衣補綻，尚不盡此區區數事而已，還有許多現今

女子所未嘗做的事，伊也做了去：紡紗，織布，製衣，結襪，做花邊，都能；如尚有餘力，還可以製久藏的食品如燻的醃的食品。還要造酒，製燭。從前婦女的職務是多少繁雜廣博呀！這是我們的母親和祖母們經過的生活了。就在我們現在，那些交通不便的鄉僻地方，仍舊有這種的家庭生活，純粹保留。這種家庭內的主母，挑着的一付重擔子，久已不是現今大城市大工業中心的勞動婦女所能想到的了。

在我們祖母的時代，凡此諸種家庭工作，都是必要的，有用的一家的人都仰給的；主母愈能盡力做此等工作，一家人的生活愈愉快愈豐富。就如國家，也能從這些管家婦女的活動力中，得了許多利益。因為舊時婦女的家庭工作，不但能供給自己家中人，還能造出富源，如布，線，牛油等等，作為商品，供應市場，那便可算是有代價的東西了。

我們的祖母們和曾祖母們的工作，固然是不用銀錢的數目來計算的；但舊日農人或工人的娶妻，都以『滿手是金』為目的，這句俗語，現在還保存着。因為只靠

男人賺錢而沒有婦人的家庭工作去輔佐，是不設家庭中的化用的。在這一點上看來，國家的利益，民族的利益，和丈夫的利益是連着並行的；因為在家庭的婦女愈能活動，便愈能製出各種日用的物件，除自用外，還能以其所餘賣給鄰市；如此，一地全部的經濟自也更當興旺增長了。

但是資本主義已把此等古式的生活全部變更了。從前家庭中出產的一切物品，現在是移在工廠中製造了。機械已取為妻者的靈手而代之。現在那一個主母還肯忙忙碌碌製燭，紡紗，織布呢？此種日用品，可在隔壁的小店中買得了。從前年輕的小姑娘們，箇箇會結襪。現在你見那一個做工的小姑娘結襪自穿呢？因為沒有時間做此等事了。時間即是黃金，斷沒有人得不到一些利益，肯把時間胡亂費去的。現在那些變成勞工的管家婦，與其費時失業的自結襪子，到不如買一雙現成的便宜多了。也沒有做工的女人，肯化工工夫自摘瓜果來做醃菜了，因為鄰近的雜貨店內，就有現成醃好的瓜果出賣。雖然鋪子裏賣的東西要次等些，醃菜的味

兒也次些，沒有爲妻的親手做的那樣適口，然而做工的婦女既沒有空工夫做這些事，也沒有餘力做這些怪煩重的家務了。伊是一個按工計薪的勞工，比什麼事都緊要些；伊是被迫得拋棄家務的。總之，現代的家庭，是一天一天的和家庭工作分馳；而我們祖母手裏的家庭，却是以家庭工作爲成立一個家的必要品。一切東西，從前在家中出產的，現在是在工廠中出產了。

家庭只是消費，不再生產了。現在管家婦的主要工作只有四種：清潔，（洗地板，掃塵，收拾雜用物等事），烹飪，（預備一日三餐），洗衣，縫紉，（修補衣服），這些都是痛苦而又費力的工作；終日在工廠的勞動婦人，在一日苦工之外，更要爲此消耗許多時間和精力。從前我們祖母們的工作，決不會較此更爲多些。而且她們（祖母們）的工作是生利的，對於國家或民族經濟上是有益的，這種性質，更非現今婦人們的家庭勞工所包有；現今婦人們的家庭勞工，是不生利的，（從民族經濟一點上觀察是不生利的），因爲此等勞工不能產生新價值。

現在的婦女，便算能穀一天到晚操作，打起精神，清潔家庭，預備食事，料量衣服；但到天晚一算，便見一天的努力，得不到一些物質的結果；她在一天內胼手胝足造出的東西，沒一件可以拿到市場做商品。而此等家務是無窮的；屋子裏總常見積著灰塵，回家的丈夫總常是肚飢的，孩兒們的靴上總常是泥垢的……管家婆的工作是一天一天無用了，一天一天變成『不生利』(unproductive)了。

從前個人式的家庭生活，已到了盛極而衰的地位。現在是共同式的家庭生活。一天一天的代興。或遲或早，勞動的婦女總能一天不要再顧着自己的家務；在將來的共產社會中，是要有一班特別婦女專做家庭工作，不做其他勞工。富貴人家的婦女，本來是不管家務，自由自在的；爲什麼勞工的婦女，至今尙要擔負這種痛苦的[？]工作呢？在蘇維埃俄國中，一切勞工婦女的生活，都有同一的安恬，同一的光明，同一的清潔，(衛生)同一的美，圍繞着，而在從前，這些都只有富貴人家的婦女纔得享受呀。共產社會內的勞動婦女，不必將他們極少的娛樂時間，化費在『烹

調飲食』一件事內，因為共產社會有公共飯店 (public restaurants)，有公廚 (central kitchens)，要喫什麼，只管去拿便是了。

此種設備，(公共飯店與公廚)，各國都在日增，即在資本家占據的區域內，亦然。五十年以來，歐洲各大城市內的飯店和咖啡店，是一天多似一天；正和秋雨過後暴長的菌一樣。但到底因為在資本主義底下，所以只有錢袋兒滿滿的人能殼進酒店內喫喝個飽；而在共產社會內便不然，無論何人，都可以隨意走進公共飯店或公廚內喫喝個飽。喫食是如此了，乃至洗衣等等其他工作，亦莫不然：工作的婦女，可以不再自己做漿洗補綴等之麻煩的事了；只消每一禮拜把污衣送到公共洗濯所 (central laundries)，待漿洗好了再去取便是了。勞動的婦女，簡直不用操一些心了。更有特設的縫綻舖，可以代勞動婦女縫補敝衣，使勞動女工能把黃昏的時間清閒快樂過去，不再為這些瑣碎的雜務所苦了。所以，在共產社會的底下，那四種主要家務，至今尚存留的，也一齊要消滅了。共產社會反可替婦女